追“星”者



援藏，一个滚烫的誓言，一段遥远的跋涉——

1979年，35岁的孔繁森写下“是七尺男儿生能舍己，作千秋鬼雄死不还乡”的条幅，毅然来到西藏。后来，一批批干部参加和支援西藏建设，一支支部队对口帮扶西藏发展，在雪域高原留下一段段佳话。

来自联勤保障部队第960医院的麻醉科主任医师刘健，多次赴西藏阿里地区执行援藏医疗任务。对他来说，孔繁森不仅是矗立在高原的精神丰碑，也是激励他一次次奔赴“生命禁区”的信仰火炬……

——推荐人 郝小兵

为何多次赴西藏阿里地区执行援藏医疗任务？只因想如孔繁森那样——

雪域高原，“留下一个深深的脚印”

■联勤保障部队第960医院麻醉科主任医师 刘 健

在西藏阿里地区狮泉河烈士陵园，孔繁森墓旁，一簇簇红柳坚韧挺拔。

第一次来到这里时，我脑海中浮现出孔繁森生前写下的诗：“远征西涯整十年，苦乐桑梓在高原。只为万家能团圆，九天云外有青山。”

为了来这“九天云外”，我提前一个月便做好了准备，而当年的孔繁森，离开家乡进拉萨时走得仓促，“没来得及和领导、同志们握握手，没来得及回回头，面对送行的人群，只点了点头”。

我崇敬孔繁森、追随孔繁森，起初只因为一个简单的理由：他曾在原济南军区总医院服役，那正是我们单位的前身。在医院组织的“品读孔繁森日记”活动中，我深入了解了这位人人称道的“老班长”。

“我要用实际行动证明党的干部是真正为人民服务的，我要给西藏人民留下一个深深的脚印。”从1979年第一次援藏，到1988年第二次援藏，再到1994年因公殉职，孔繁森人生的每一个选择，都把党和人民的需要放在首位。

在阿里工作的两年时间里，孔繁森从边境口岸到藏北大草原，从班公湖到喜马拉雅山谷地，跑了98个乡。那里地广人稀，有时开车在空旷的荒野上奔波一天，都看不到一户人家、一顶帐篷。饿了，就吃口风干的牛羊肉；渴了，就喝口山上流下来的雪水。

他给自己留下的很少——大部分工资用来帮扶藏族群众，殉职时身上仅有8元6角钱和亲笔写下的关于发展阿里经济的12条建议，还留下一个药箱。

孔繁森经常背着这个药箱下乡巡诊，有时翻雪山、过河谷，一走就是几十公里山路。遇到缺医少药的牧民，他就留下药品，背着空药箱返回。

一次下乡途中，一位70多岁的藏族老人肺病发作，被浓痰堵住了喉咙，呼吸困难。孔繁森立即从药箱里拿出听诊器，拆下胶管，伸进老人嘴里，对着胶管将痰一口一口地吸出来。

还有一次，孔繁森到敬老院看望孤寡老人，看到一位藏族老阿爸的脚因烫伤溃烂发炎，便打开随身携带的药箱，为老人擦洗涂药，还把自己穿的灰色风衣脱下来披在老人身上。临走时，孔繁森掏出身上仅有的30多元钱塞到老人手里。



一个药箱有多重？最多20多斤。可背起它的人，把人民群众的冷暖安危一同扛在了肩上。

2022年，我扛起“同一个”药箱，加入援藏医疗队，奔赴孔繁森曾奋斗过的土地。初到普兰县时，高原反应很强烈。夜间，窗外寒风呼啸，屋里的我因头疼、胸闷睡不着觉，便任由思绪放飞。几十年前高原条件比今天还艰苦，孔繁森是靠什么撑下来的？

还没想出个所以然来，一场紧急抢救打破了深夜的平静。一位70多岁的藏族老人出现严重肠梗阻，腹部高度膨隆，情况十分危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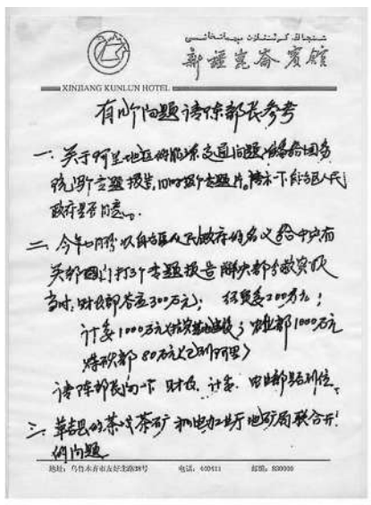
援藏医疗队面临抉择：如果转送地区医院，需要跨越400多公里山路，可患者当时的身体状况根本经不起折腾；留在当地手术，条件和环境都不成熟，医护人员没有把握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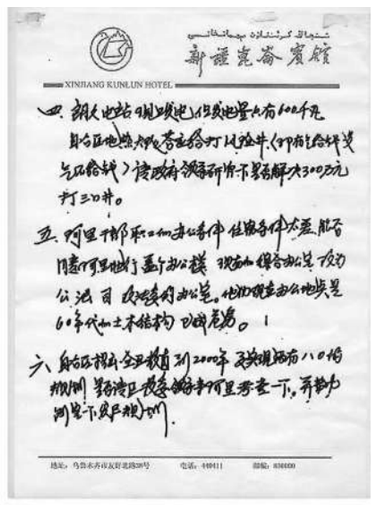
是送是留？对军人来说，答案显而易见——我们的脚步，本就应该走向人民最需要的地方。经过快速研判，我们决定迎难而上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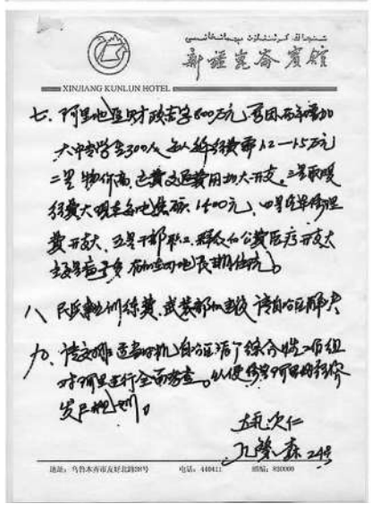
在高原环境下实施麻醉，比平原地区困难得多。监护仪上的数字不断变化，每个人都绷紧神经。手术持续了4个多小时，直到顺利结束，大家悬着的心才放下。老人出院那天，他的家属笑着和我们道别。我突然感到，那夜的问题有了答案…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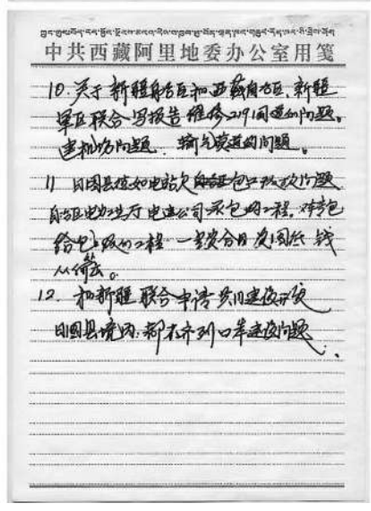
这些年，医院先后派出8批援藏医疗队、40多名专家骨干奔赴阿里，帮助当地医院发展为拥有卒中中心、创伤中心、危重孕产妇救治中心等多学科的综合性医院。我也先后参加2次国际维和任务、2次援藏医疗任务等，在异国他乡见过战火硝烟，在雪域高原经历过生死救援，对孔繁森说过的话——“一个共产党员爱的最高境界是爱人民”，有了更深刻的感受。

几个月前，我参加医院组织的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时，又一次看到孔繁森用过的药箱照片。我仿佛看到，几十年前那个身影，正背着药箱走向风雪深处。而他的身后，一代代党员干部、一批批革命军人正接续前行——从驻地到阿里，从过去到今天，温暖的故事一直在延续。









（鞠峰、本报记者朱柏妍整理）

左图：一名藏族老阿爸烫伤处溃烂发炎，孔繁森（右）为他擦洗上药。

上图：孔繁森的遗物——他亲笔写下的关于发展阿里经济的12条建议。

图片来源：共青团中央微信公众号

续写荣光

金沙江畔，一张临时办公桌

■薛 葵

“说是办公桌，其实不过是块破木板罢了。”前不久，长征路上毛泽东同志的警卫员、老红军陈昌奉之子陈济生，来到武警湖北总队武汉支队执勤九中队，捐赠了父亲长征时穿过的草鞋、戴过的红军帽，并为官兵讲述父亲亲历的长征故事。

提及1935年5月中央红军渡过金沙江、摆脱敌军围追堵截的壮举时，陈济生说，父亲记忆中，有一张用破木板搭起的临时办公桌。

那晚，金沙江水急浪大，恶龙般翻腾着。拂晓时分，毛泽东过江后一下船，就和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研究渡江部署。陈昌奉则去找住的地方——江边是光秃秃的石山，只有四五个不像样的洞，里面湿得很，没有木板，就连稻草也找不到。陈昌奉在潮湿的地上铺好油布，放上毯子，又忙着生火烧水，希望毛泽东回来能休息一下，因为他这几天太累了。

可毛泽东回来后，先问办公的地方有没有弄好，说：“现在最重要的是工作，吃饭喝水都是小事。江那边还有我们两三万同志在等着哪！这是几万同志的性命呀！”

好不容易找到一块堵洞口的小木板，毛泽东和陈昌奉一块把它架起来充当办公桌。对岸数万大军连续渡江几天，毛泽东始终没有离开那张办公桌。

“毛泽东同志一直休息得很少。有时他吃过晚饭就点上小灯，打开公文包，拿出地图、文件、纸、笔开始工作。半夜饿了，就把下午留下来的一缸子‘三层饭’——最底下一层是米饭，中间是一点菜，顶上一层又是饭——热一热吃。吃了饭，他又看书或写文件。”队伍前列，指导员杨征宇静静聆听，去年7月到中队任职以来的一幕幕画面，在脑海中浮现。

到任不久，为挖掘中队红色根脉，杨征宇带队奔赴多个省份，走访20余名老战士，查阅上千份史料，牵头汇编了一部记录中队历史沿革、战斗历程的《红色家谱》。

很多个夜晚，他埋首桌前翻阅整理泛黄的历史档案，手边茶水凉透也浑然不觉。功不唐捐，因为这份“家谱”，官兵们更加清晰地了解了中队前身“上甘岭特功八连”的来路，知道了自己单位“从哪里来、靠什么起家、凭什么发展”。

听完“办公桌”的故事，杨征宇陪陈济生走到中队荣誉墙前，指着一张张历史照片娓娓道来：跨年夜，辖区人流骤增，安保压力巨大，中队长带队奔赴执勤现场，快速勘察点位、布设人力、分流通道，奋战10余小时；新冠肺炎疫情突如其来，火神山医院警卫勤务任务紧急启动，中队主官办公室彻夜长明，大家共同研判形势、完善勤务编组、推演应急预案……

“只有勤勤恳恳工作，才不辜负革命前辈的牺牲和奉献。”如今，陈济生捐赠的文物被中队收藏，他讲述的战斗故事被收录进中队《红色家谱》，成为激励官兵立足岗位苦干实干的又一鲜活素材。

置身英雄生前所在单位，感受张思德传人的赤子情怀——

“普通、平常，像清凉山上的草一样”

■杨京伟 本报记者 卢东方 张 茜



秋风乍起，夹着些许寒意。记者站在一座京郊营区的大门前，看着哨兵挺拔如松的身影，感到时光仿佛在这里折叠。

82年前，在延安枣园那个不起眼的炭窑，29岁的张思德被坍塌的窑顶掩埋。他年轻的生命化作了炭火，而毛泽东同志在追悼会上作的那篇题为《为人民服务》的演讲，则让这团火的热度，穿过历史的长河，从延安传到了全中国。

记者走进的北京卫戍区某部，便是张思德生前所在单位。

走进营区，警卫部队特有的严谨，从有序停放的车辆、整齐划一的内务中，便可见一斑。“哨位就是战位，上哨就是上战场。”正在带班的下士郭麟阁告诉记者，这是他的班长郭洋在退伍仪式上将钢枪交到自己手中时说的话。



张思德（左）钻出炭窑瞬间。这是他生前留下的唯一一张照片。

资料图片

5年军旅，郭洋累计站岗1300多天、5000多小时。他站过深夜、凌晨，站过酷暑、严寒，从未出过半分差池。“这就是警卫部队，少有惊天动地的事，都是脚踏实地的人。”耳边是该部领导朴实的话，眼前是岗哨亭里一动不动的士兵，记者脑海中浮现出张思德在中央警备团警卫队工作时的一件小事。

20世纪40年代，张思德因表现出色，被调到毛主席身边当警卫员。毛主席乘坐的轿车后方，有一个专供警卫员站立的踏板。每次出车，张思德就站在这个位置警戒。冬天的延安大雪纷飞，有战士想替张思德站岗，他却说自己喜欢让大风吹。1943年冬天，天气特别冷，按规定可以放下帽耳，张思德耳朵长了冻疮也不肯把帽耳放下，只说帽耳会影响听觉，一旦有情况不能及时反应。

哪有人喜欢让大风吹？哪有人生了冻疮不难受？只不过他宁肯身上不舒服，也要把每个工作细节做到位，这样心里才舒服。

如今，这种“干就干好”的执着，化作哨位上一个个纹丝不动的身影。他们像张思德烧出的木炭一样，外表黝黑沉默，内里却燃烧着滚烫的忠诚。他们也向往一线、渴望功勋，但在党和部队需要的时候，他们把自己的价值焊进这方小小的哨位，融进了日复一日的坚守里。

二级上士丁浩回忆，一次执行某重大专项勤务任务，大家接连上完三班岗，老班长又接替自己多站了一班。老班长说，替新同志站岗是“应该的”。丁浩知道，老班长这样做是传承先辈的传统，这样说是为了让新同志少些歉疚。

这样的故事还有很多，但丁浩没来得及讲，紧急集合的哨声便响了起来。官兵在张思德雕像前整齐列队——这里即将进行一场专题学习，通过云端传到该部各点位。

人群前，四川张思德干部学院张思德精神研究室主任闫国安怀着深情，为新战士、新干部讲述张思德烧炭的故事。

在当时的延安，炭除了用于生活取暖，还是极重要的军需物资，是生产火药的重要原料。但烧炭是个苦差事。张思德白天巡回各窑掌握火候，晚上数次爬上窑顶观察烟色。炭窑里温度高，有的木炭出窑时还带着火星。每次出炭，他都抢先钻到窑里捡木炭。长时间烧炭，他的脸被熏得黢黑。

看着张思德生前留下的唯一一张钻出炭窑的照片，闫国安的话触动人心：“他趴得很低，却值得仰视。”“一个天天想着人民、不计较功名、只知道低头干活的老班长，用实际行动告诉我们，把党交给我们的每一件小事干扎实了，才能真正抬得起头。”指导员周锦涛深有同感。

点名时首先点“张思德”的名字、学唱歌曲《张思德传人》、评选“张思德式忠诚卫士”……从踏入军营的那一刻起，传承发扬“张思德精神”的种子就种在了这支部队每名官兵心田。

当年延安窑洞里不求名利、服务人民的初心，如今闪耀在街巷的寻常烟火里。该部某连一级上士田鹏是柳荫街社区第20任“穿军装的居委会主任”，谁家灯坏了、谁家老人需要买药、谁家子女在外有什么困难，他都很熟悉。每月29日，该连“便民服务队”利用执勤训练间隙为居民理发、修理东西、结对照顾孤寡老人，已经坚持了40多年。

一次特大暴雨，社区房屋开裂、道路被毁、人员受困，官兵纷纷请战转移群众、筑坝、排水，昼夜不停地排除险情。居民冒雨为官兵送来姜汤，动情地说：“有你们在，我们心里踏实多了。”

在一个个年轻的面孔上，记者仿佛看到了张思德的样子——他们是普通人，干的是普通事，却正如电影《张思德》的台词那样：“我们的队伍里到处是这样的人，普通、平常，像清凉山上的草一样，我们平时注意不到他们，也听不到他们的声音，可正是这些人支撑起了我们的全部事业。”

